

中国通史演义



绣像珍藏本

禹

克勤于邦

烝民乃粒

應教在躬

厥中允執

思濟好言

九功由立

不伐不矜

振古莫及



YZLI0890193347

吉林人民出版社

【绣像珍藏版】

中国通史

演



YZLI0890193347

全编



第十册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中国通史(919) 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演义全编. 第10卷 / 钟毓龙等著. —3版.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206-02833-5

I. 中… II. 钟…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8656号

中国通史演义全编

作 者: 钟毓龙 等
责任编辑: 付烈臣
总 策 划: 三读藏书馆
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4079 千字
印 张: 593.5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套
版 别: 2010 年7月北京第3版
印 次: 2010 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6-02833-5
定 价: 2995.00 元 (全十四册)

ISBN 978-7-206-02833-5



9 787206 028335

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第三十一回

存孝病挟高思继

却说李嗣源败了一阵，得薛阿檀引兵救援，退入城中，坚闭不出。高思继日夕在城外搦战，存孝病不能起，晋王亲自煎药，遣康君利、李存信二人，送至存孝帐内。晋王吩咐二人，若存孝有问，只说不曾对敌，若说高思继是好汉，必然怒激存孝，其病难好，二人领命去了。

当日，康君利对存信道：“这老汉用人不当，一般皆是太保，偏他爱牧羊子。不如先对存孝说，思继好汉，先气死了这贼。”存信曰：“此言正合吾意，即可行之。”却说存孝染病在床，人报康君利、李存信二人来探病症，存孝遣人迎接二人入见。存孝以被蒙头而卧。君利曰：“汝病若何？”存孝曰：“心中呕气，药不能用。”君利曰：“适来老父遣吾二人径送药来，服此即愈。”存孝曰：“吾染病许久，不知五侯之兵，曾与交战否？”康君利曰：“自汝染病之后，新来一将，姓高名思继，是赫连铎部下，使一面防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无有不中，右手使一条浑铁枪，有万夫不当之勇，被他杀败七十二阵，今日老父引领五百家将，十二太保出阵，又被杀败大半。看来世上英雄，只有此人，兄弟虽然人称好汉，亦不及此人矣！”

存孝听罢，大叫曰：“苦哉！气杀我也，誓杀此贼，以彰吾志。”原来存孝激怒，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卸甲风出了这一身冷汗，其病即愈。遂叫备过五名马来，乃披甲上马，诸将见者，无不骇然。存孝引数百骑出城，来望高思继兵，已布成阵势，思继自立子门下，扬鞭大骂。存孝从群骑后突然而出，曰：“高思继匹夫！见勇南公否？”五侯兵看见尽皆惊骇。思继大怒，挺枪直取存孝。存孝挺毕燕榭来迎，二人战上十余合，存孝逼开枪，大喝一声，正是：

战马宝鞍空退出，滴溜拿过马鞍来。

径进宾州城去。五侯人马，各自惊慌，逃回本镇。

存孝将思继放于马下，众将一齐向前捆缚，来见晋王。晋王喝令斩之，存孝告曰：“父王赦之，留与儿部下听用。”晋王从之。思继泣曰：“纵大王不杀，吾亦不用这性命矣！”存孝曰：“汝不愿跟吾，告父王放你若何？”思继曰：“果



肯放回，你是有仁有义的好汉，吾到山东，誓不与人相持矣！”存孝曰：“何为如此？”思继曰：“我在死里复生了一遭，这一去，苦身三顷地，付手一张犁，改恶而从善矣。”存孝曰：“只今便放你去。”随即放起，与了衣服，赐之酒肉，临行又赠鞍马，差人直送出城。思继拜谢，往山东而去。逸狂有诗一绝，赞云：

英雄自古惜英雄，义释高郎此日中，
从是一犁归去后，短蓑春雨夕阳风。

却说李晋王，见五侯人马退去，内外无事，回入后官，欣欣然而有喜色。刘妃进曰：“妾每见大王，常时眉头不展，脸带忧容，以国家为虑，何今日如此喜也？”晋王曰：“五侯倚着高思继雄势，逼临城下，累败吾兵。今日存孝带病挟了高思继，退了五侯人马，如何不喜？”刘妃曰：“此人累有大功，先灭黄巢，恢复唐室天下，吾等富贵，实赖此人也。古人以德报德，大王何不将沁州封他镇守，使其快乐，岂不为美！”晋王曰：“汝见甚明，吾正欲如此！”遂使人唤存孝来。晋王曰：“汝自随我数年，苦争血战，日夜不得休息，吾受富贵，皆赖汝恢复之力。今天下略定，合宜封爵，以报汝功。沁州富饶之地，鱼米之乡，封汝去镇守，独霸为王，受享富贵何如？”存孝曰：“儿有甚功劳，敢当此职？又抛离膝下。”晋王曰：“汝勿辞，可领人马二万，副将六员，即日上任供职，勿使有失。”存孝顿首拜谢，便领人马，径上沁州，赴任去讫。

却说晋王部下众将中，只有康君利、李存信二人，不服存孝，常有谗谮之意。当日，见晋王封出沁州，心甚忌妒。君利遂与存信商议曰：“父王待人，何有轻重，把这牧羊子爱如金宝，言他在宾州不得自在，今封在沁州，受其富贵。吾等亦有汗马之劳，何待人如草芥也。”存信曰：“存孝出外，正好行事，吾思一计，使存孝死无葬身之地！”君利便问：“计将安出？”存信附耳低言数句，只消如此如此。君利曰：“此计甚妙，可急行之！”商议已定。

次日，二人入见晋王，告曰：“儿等久困，不习武事，身体疲倦，欲去打围一遭，请父王尊旨。”晋王许之，二人即上马，持弓搭箭，出了宾州，径投沁州而来。早有小校报知存孝。存孝降阶而接，三人相见叙诉兄弟之情。存孝设席，酒至半酣，存孝曰：“有劳下顾，何事见教？”君利曰：“专为吾弟一事，特来报知。自汝到沁州之后，老父终日耽乐酒色，不理政事，有大将呼延谏阻，老父大怒杀之。称言五百家将，十三太保，只有一个亲儿子，余都是义子，叫众人都出了姓，原姓赵今还姓赵。吾弟却不姓李，原名安景思，可竖起安景思的旗号，以别骨肉亲疏。”存孝大惊曰：“吾父真老悖耳！岂有此理？吾宁就死，不敢出姓。”存信曰：“既不出姓，

老父令剑在此，若不出姓，叫我二人斩汝首级，去见父王。”康君利曰：“兄长相随数年，尚不知老父性如烈火，既有令剑，即可改之！”未知存孝肯从否？且听下回分解。

卓吾子评：

高思继连败晋兵七十二阵，而李存孝扶病
缚归，一如探囊，且又释之，毋乃惜其英雄
耶？晋王报功，封存孝食禄于沁州，恐不免康
君利、李存信妒功爵之忌耳！

第三十二回

五牛挣死李存孝



原来存孝实是有勇无谋，一闻此语，遂使人按倒原旗，一声号令，不移时，城上竖起一派尽是安景思的旗号，二人辞别，还到宾州。却说康君利与李存信来见晋王，拜伏于地。晋王曰：“吾儿打围何如？”二人曰：“围也不曾打得，倒与父王打听一件大事来了！”晋王曰：“是何大事？”二人曰：“不料沁州已反了存孝矣！”晋王失惊曰：“存孝忠义之人，如何肯反？”君利曰：“吾二人眼见明白，他既不反，因何出了姓，城上一派旗号，尽是安景思的姓字？”晋王怒曰：“虎儿不可养也！果是出姓，急去擒此贼来杀之。”言未绝，闪出刘妃，向前告晋王曰：“妾见存孝赤心报国，累建奇功，故劝大王封出沁州，今反情未见，况是二人素与存孝有隙，听闻其语，便欲擒杀此人，恐其中有诈，妾与嗣源径上沁州，打听虚实，然后杀亦未迟。”晋王从之。

于是母子二人，即时上马，径投沁州进发。行了数日，已到沁州城下。母子遥望城上，果然尽是安景思的旗号，刘妃大惊曰：“事已实矣！果改旗号，此人反面无情，恐中其计。”母子勒马便走。此时，存孝与六将正在巡城，忽见刘妃与嗣源到城下，看了一番，急下城来追赶，大叫：“老母、大兄缘何竟不进城来，勒马便回，此是何意？”此时，母子只说反了存孝，遂跳下马来，大叫：“勇南大人，乞饶母子二人性命，可看昔日薄面！”存孝听闻大惊，急下马来，跪于路侧，告曰：“存孝有甚异志？”刘妃曰：“汝在沁州，爵位已极，富贵足矣！因何反了？”存孝曰：“是谁说来？”刘妃曰：“你既不反，如何城上打着安景思的旗号？”存孝听言，遂将康君利前事，细说一番。刘妃骇然曰：“你中了逆贼之计，可急到父王面前分诉明白！”于是，三人一同上马，径投宾州城来。

却说君利、存信，望见母子三人回来。君利对存信曰：“事不谐矣！倘此贼到老父面前诉说明白，漏泄此事怎了？”存信曰：“此事不妨，吾有一计，假传父王令言，说贼犯黄河，调你母子二人带领人马，前去截杀，去迟者斩首，军前号令。二人若去，吾与你便无事矣！”君利然之，一依其言。果然刘妃与嗣源闻此语，不敢停止，二人遂往黄河截杀，只留下存孝到晋王面前分诉其事。是

日，天色已晚，晋王深有酒意了，人报：“存孝自沁州来见。”晋王曰：“吾已醉矣！醉后不言公事，吾儿远路劳神，且向后宫睡去，来早再说。”

君利知晋王之意，暗谓存信曰：“乘老父迷睡不起，先将存孝杀了，以绝后患。”存信曰：“此计甚妙，便可行之！”于是，君利即假传父令，言：“存孝反叛，擒出辕门，五车挣之！”此时，存孝欲进宫诉说，四下皆康君利心腹之人，不能得入。存信曰：“老父怒汝，立等回报，安敢再入？”急使军人将存孝捆绑，用五辆车来各系一牛，分作五队，号令一声，五下鞭开牛去，只一挣，被存孝把身一纵，都纵到身底下来。原来五车上，有五五二千五百石重，五牛之力，不计多少，存孝一生力大，是以皆被纵到身底下来，以此较之，存孝一臂有二万五千斤之力，两臂有四象不过之勇。存孝大叫：“我得何罪？将五牛挣我！”言未绝，只见半空中一金甲神人，叫曰：“存孝不得挣挫，吾奉千佛牒文，玉皇敕旨，你原是上界铁石之精，降临凡世，今日功行完满，取汝归天，若是迟缓，神人夺了你的坐位。”存孝听言曰：“既上天叫我，安敢不从？”遂叫军人曰：“这等如何挣得我死，除非是将剑割断我手足之筋，吾即死矣！”当下君利传令，大喝五下里挣响一声，存孝躯分为五块。存孝亡年三十六岁，时天复三年秋九月也。后来史官有诗赞云：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宫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宾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后来宋贤吊存孝挽诗云：

鸦谷遗踪迹，英雄有将声。

威容赛夏育，风味若陈平。

常领三千士，破除百万兵。

宾州天命尽，谁不痛伤情。

第三十三回

晋王痛哭勇南公



却说晋王，正在宫中熟睡，宫人来报：“五车拚死存孝！”唬得晋王汗流沾背，魂不附体，急跑出殿前来视之，存孝已死，拚为五块。晋王大哭数声，望后便倒，昏绝于地，左右急救，半晌方苏。晋王问：“谁杀存孝？”左右细说前因。晋王曰：“存孝已死，只吾休矣！”此时，君利、存信逃去数日，晋王遣人追之，半路捉回，正欲碎剐，忽报刘妃还宫，晋王急令接入。原来刘妃与嗣源，径到黄河界口，绝无动静。知是二人用计，急回宾州，知存孝被拚死，直来见晋王。刘妃曰：“君利、存信如此无礼，罪不容诛，请大王刚此二贼，为存孝报仇！”晋王曰：“存孝如此，吾岂能独生哉？”

正在恸哭，忽见一彪人马，飞奔而来。众视之，乃存孝之妻邓瑞云也。瑞云知此消息，带领六将到来，放声大哭，昏绝于地，三五番几死，众军无不哀恸。瑞云再三上言曰：“今存孝死于不幸，大王念父子之情，早为报仇！”当日，具棺椁盛装存孝尸首，停于正庭，六将挂孝，军士举哀震地。晋王唤武士，将君利、存信二贼，倒浇一对照天蜡烛。在于柩前，请高僧做水陆大醮超度，复图存孝仪像挂起。晋王亲自设祭一坛。祭文曰：

呜呼勇南！天下战士，古今无双。何天不吊，令死于奸人之手？使我恸伤。呜呼！吾今年八十，儿今既死，吾料随亡！吾今取二人于市，熬油点烛，照尔幽光。尔冤既白，尔仇亦报，尔名孔扬。呜呼勇南！魂其有知，曷维尚享。

后人读史至此，有诗叹云：

存孝英雄独占奇，开疆展土定华夷。

当时恨杀丹青手，不画山前打虎威。

晋王伤悼不已，望棺前欲拜下，德威急向前止之曰：“不可！大王父也，存孝子也，岂有为父而拜子之理乎？”晋王乃止。晋王曰：“吾岂不知之，但以先死为神，吾之哀毁逾礼，不觉形于此耳！”后人有诗云：

李存孝能文能武，灭黄巢盖世功名。
是晋王不合拜子，也须知先死为神。

当时报入长安，昭宗知存孝已死，念存孝英雄冠世，有恢复之功，大加恻切，遂遣官具礼前来致祭。晋王请使者入见了，始知昭宗遣周德威代祭，德威就将祭品，摆列存孝灵前，亲自奠酒拜下，令赵文宗读祭文曰：

维大唐天复三年秋九月上旬，祭主大唐昭宗皇帝，遣兵部大司马周德威，谨以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敕封镇守沁州地方协理军务飞虎将军勇南公李存孝之灵曰：呜呼！存孝不幸横亡，天高日短，无人不伤。伏念生居朔漠塞北之方，长自飞虎灵求之峪。灭黄巢，扶僖宗，复入长安，诛奸党，立昭宗，建都天下。官居一品，加为勇南公之职，势压诸邦，是飞虎将军之誉。唯君正宜享富贵于高堂，岂期命早丧于奸谗。人之死没，自古难免。不料君父以酒误害忠良，将二奸尽行诛戮，与汝雪恨。将军阳世不将金印挂，阴司多握鬼兵权。呜呼哀哉！尚享。

德威祭毕，泪流满面，哀动三军。晋王自叹曰：“此事非于别人，只是我以酒误害忠良，致有此失。”遂自感叹一诗云：

终朝饮酒醉醺醺，耳听谗言害好人。
破巢之时用存孝，太平不见勇南君。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卓吾子评：

奸諂阴害忠良，何代无之？不特克用之于存孝而已。然则克用酒误太甚！



第三十四回

梁兵劫夺勇南枢

当日，晋王令邓瑞云同六将带领三千人马，保护存孝灵柩，葬于灵求峪，安灵守孝。六将领命，径上去讣。早有细作报入汴梁，朱温大喜曰：“李存孝已死，吾无忧矣！”今又令军士护丧葬于灵求峪内，急遣尚让七将，领兵前去劫夺存孝灵柩，七将领命。正行之次，忽见前面一彪人马，尽打红旗，当头截住去路，为头闪出英雄，身長一丈，膀阔三停，赤脚蓬头，膂力过人，乃寿章人也，姓王名彦章。因存孝巡行河北之时，在淤泥河相遇，二人斗了数合，被存孝连人带马打落岸下。彦章誓言，存孝若在十年，吾十年不出，除是死了存孝，才敢出名。径上寿章隐姓埋名。今探听存孝已死，引了人马欲来投奔梁王，正值七将兵至，彦章拦住大呼曰：“吾乃浑铁枪王彦章也！来的人马何往？”葛从周曰：“吾等梁王手下七将，今奉我王命，领兵前去灵求峪，劫夺李存孝灵柩。”彦章曰：“汝等错矣！君子不念旧恶，人死不计旧冤，存孝亦是好汉，只因晋王恃酒误死，抢他尸首何益？不如引我去见梁王，陈说和解之事。”七将从之，合兵一处，径到汴梁城来。

七将入见，朱温曰：“李存孝尸首如何？”葛从周曰：“不曾抢得，只与大王寻得一个前部大将。”温问曰：“是谁？”从周曰：“此人真定寿章人氏，姓王名彦章。”温曰：“闻名久矣！吾正欲见此人。”从周引彦章至殿下，温即欠身相迎，彦章下拜，温答半礼。温曰：“足下近在山东，正欲遣人来请为将，破灭李克用，共图霸业，今日得遇，三生幸矣！”彦章曰：“李克用死了存孝，其势已孤，臣视之，乃疥癣之疾，不足介意。大王欲取天下，不如先图了昭宗，再擒晋王未迟。”温大喜，即封彦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设宴犒劳。席间便问彦章图昭宗天下之计。彦章曰：“臣见昭宗驾下，宠着一人，姓李名英，现任丞相之职，今在长安秤金卖官。大王亲将金宝贿赂他，只说长安是久反之地，汴梁是兴隆之邦，李英贪得，见利忘义，必奏准朝廷，赞成此事。先领旨到此盖造皇宫，然后用计，把驾迎上汴梁，那时以图昭宗，有何难处？”温曰：“此计甚妙，我若得了天下，富贵与汝共之。”



商议已定，次日朱温即自收拾金宝，带领数百铁骑，各带轻刀短箭，径上长安。不日，已至李英宅前下马，小卒入报，李英降阶而接，到堂上坐定，叙茶已毕。温曰：“丞相别来无恙！”英曰：“仰赖福荫，略得清安。大王久不相见，有劳车顾。”温曰：“恭惟大人！现居元辅之职，臣扶社稷，不胜至喜。今有黄金百镒，珠玉一斗，外有良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玉聪，某不敢乘坐，特来并献与丞相，以助虎威！”英听罢，便令带过来看，果然那马身上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头尾长一丈，蹄带项鬃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李英见了大喜。有诗单赞玉聪马云：

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登山紫雾开。

掣断丝鞭摇玉辔，火龙飞下九天来。

英谢温曰：“大王与此金宝龙驹，某将何报之？”温曰：“些小微物，岂望报乎？丞相肯为，只在数句言语之间而已。”英曰：“请问其故？”温曰：“某见长安是久反之地，不及汴梁是地广人稠、永远兴隆之邦，丞相只须奏准朝廷，与吾领了旨意，到汴梁盖造皇宫，请驾建都，便是丞相大功绩也！”英曰：“大王见主上衰弱，时势已去，莫非要图天下否？”温半晌不答。英曰：“明日便奏朝廷，发旨意与你，领上汴梁盖造皇城。待吾指日把驾拐上汴梁，让位与你，有何不可？”温曰：“诚得如此，丞相富贵无比。”

二人商议已定，次日，昭宗升殿，近臣报言，今有梁王朱温，欲见陛下。帝曰：“可急宣来！”温入见，拜伏阙下，口称万岁。帝曰：“卿到此，有何见奏？”温曰：“臣见长安久反之地，干戈扰攘，不得休息。臣守汴梁已久，知是兴隆之邦，奏过陛下，请旨盖造皇城，完日请陛下迁都汴梁。”帝曰：“卿言须当与文武商议。”言犹未尽，只见班部中闪出一臣，面如红枣，突眼虬髯，威风凛凛，胆量过人，上殿奏曰：“大梁朱全忠，真忠君爱国之臣也！”此人是谁？乃丞相李英也。帝问英曰：“此奏可乎？”英曰：“大梁王所奏，金石之论也！难得此人，忠于王室，既有如此好处，陛下急宜从之。”帝正在犹豫，群臣皆言：“不可！龙不离海，虎不离山，陛下安居大位，岂可远离乎？臣料汴梁万不及长安。怎见得长安好于汴梁，古人有诗为证：

自古兴隆地，周秦汉代修。

三川花似锦，八水永长流。

起盖咸阳殿，凤阙对龙楼。

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

朱温曰：“你众文武说长安好处，也只如此。且听我说汴梁好处。古人有诗为证：

王气腾腾彻比霞，祥云缭绕照京华。
宝妆楼阁侵银汉，玉殿亭台护绛纱。
四时不绝山川景，八节常开琪树花。
年年三月登高望，香满梁园百万家。”

昭宗听罢朱温诗句，心下万千之喜，遂唤曹中书达填写旨意与朱温：“领去汴梁盖造皇城，朕即遣官军，将长安府库钱粮，都攒（zǎn 聚也）运至汴梁，选日，请朕建都天下。”温领旨出朝，暗思：“此等昏君，中了吾计，好似一盏孤灯，昏天晓月，算来活也不多时！”

温行了数日，已到汴梁，遂起民夫，搬运土木，唤良匠盖造皇城，雕梁刻栋，绘凤描龙，未及半载日期，工程已成，比长安宫室，华丽又加十倍。

却说朱温，盖造已完，便遣王彦章，先领人马三万，前至灞陵川界，以候接应，亲自径上长安，入朝见帝。帝曰：“朕差卿盖造皇城如何？”温曰：“臣领旨盖造，今已完备，特请陛下到汴梁建都。”昭宗大喜，当日聚文武于朝堂。帝曰：“唐室西都二百余年，气数已衰，朕观气色在汴梁，先遣梁王盖造宫殿，朕欲迁都东幸，汝等各宜促装。”学士陈辉谏曰：“长安久乐之地，今无故损宗庙，弃原陵，恐百姓惊动，必有靡沸之乱。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望陛下明鉴！”帝怒曰：“汝欲阻国家之大计耶？”平章事朱朴亦谏曰：“陈学士之言是也！想祖公神尧高祖皇帝，东征西荡，挣成一统天下，亦不易得，今陛下至汴梁，必中朱温之计矣！”李英急上言曰：“这一起臣僚，有失君臣之礼，可以斩之！”帝闻奏即日罢朱朴、陈辉之官，贬为庶民。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卓吾子评：

朱温得王彦章为元帅，赂李英为腹心，请
驾建都汴梁，社稷可危矣！

第三十五回

唐昭宗迁驾汴梁



帝出宫上车驾，驾前二人跪下，视之乃尚书周侃、左仆射伍习，帝问：“有何事？”侃曰：“今闻陛下欲迁都汴梁，故来谏耳！”帝大怒，曰：“朕心喜上汴梁，如何苦谏？”即令武士拽出都门斩首，百姓莫不垂泪。下令迁都，来日便行。此时装载金银缎匹玩好之物，数千余车，径往汴梁去了。

却说昭宗方才到了灞陵川，忽见旌旗蔽日，尘土遮天，一阵人马到来。百官尽皆失色，帝大惊。大将军杜友年出马曰：“来者何人？敢拦圣驾？”绣旗影里，王彦章出马，厉声便问：“天子何在？”帝战栗不能言。群臣闻知，皆无所措。王搏向前叱之曰：“来者何人？”彦章曰：“大梁王前部先锋王彦章是也！”王搏曰：“汝来劫驾，是来保驾？”彦章曰：“奉梁王旨，特来保驾！”搏曰：“既来保驾，天子在此，何不下马？”彦章大惊，慌忙下马，拜于道左，帝以言慰抚，彦章拜谢，帝入汴梁城。

是日登殿，百官朝贺，各依位次侍立。自是朱温纵横朝廷，谋立异志，尽人皆知，内外之兵，尽归掌握。温请丞相李英曰：“吾欲杀昭宗，自立为帝何如？”英曰：“可就此时行事，迟则有变矣！来日于偏殿排筵，只说与朝廷洗尘，再奏过帝，此离宫门不远，不好出入，讨个执照。大王可选下好汉，埋伏彼处，亲自带剑上殿，索取天下。帝与不与，只此杀之。”

温甚喜，即便教人排筵会于偏殿，来日请帝。

次日，昭宗升殿，温奏曰：“臣欲于王府安排筵宴，与陛下拂尘，臣不敢请，乞陛下借一偏殿，方好行乐。”帝曰：“汝有此意，可于椒兰殿上设宴，特赐回驾牌五百面，与卿执照，门上不敢阻挡。”朱温领旨，遂选五百铁骑，来往于殿下，请帝于殿上，同文武百官，各依尊卑为序，近侍执盏。酒行数巡，食过五味，只见朱温带剑上殿，帝见了唬得魂不附体。温叫止乐停酒。温曰：“今日大事，众官听察！”众皆起身侧耳。温曰：“天子为万人之主，以治天下，无威仪不可以奉宗庙社稷，留此昏君何用？可将大位让与我！”众官听罢，默然无语，各低头觑地。

忽宴上一人推桌直出，立于筵上大叫：“不可！梁王焉敢发此语，欺俺唐朝无人物耶？主上又无过恶，安敢无理！吾知汝怀篡逆之心久矣！”众皆大惊。朱温视之，此人乃保驾大将军，姓凌名圭，遂向桌上绰起一把金壶，望朱温即打将来。梁将王彦章在后面大怒，叱之曰：“朝廷大臣，尚不敢言，汝何等之人，敢如此大胆？”即拔所佩剑，将凌圭斩之。帝见杀了凌圭，下殿便走。彦章赶上，扯之曰：“陛下肯与不肯早决！何故走乎？”此时，帝惊得面如土色。帝曰：“容朕思之。”左仆射张文蔚曰：“陛下差矣！古之帝王，无德让有德，自古皆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须不是陛下祖宗自古传到今，请陛下思之。”中书门下杨涉曰：“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安有不败之家？陛下唐朝相传已二百年，气运已极，不可自决而惹祸也！”帝曰：“今日酒醉，非推让之处耳！”朱温提剑自欲杀之，右仆射止之曰：“不可！陛下已许大王耳！尚容再议，不必造次。”温怒乃止。昭宗哭回后殿，百官皆哂笑而退。

次日，百官又聚于大殿。王彦章带领铁骑，布列殿前，召令宦官。昭宗惧不敢出，温又遣人三次逼之，慌更衣出殿。苏循奏曰：“昨日陛下已许梁王天下，今日肯传否？”帝曰：“卿等食唐禄久矣！中间多有唐朝子孙，直无一人分朕之忧耳？”苏循曰：“陛下之意，不欲以天下禅于梁王，曾见昨日之风景否？”帝曰：“汝众大臣，何无见怜之心？”循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以致四海大乱。今梁王英雄，累建大功，尚不知恩以报德也，直欲令天下之人，共伐之。”帝曰：“昔桀纣无道，残暴生灵，故天下人伐之，朕即位以来，小心谨慎，未尝敢行半点非礼之事，天下之人，谁忍伐之。”循怒曰：“陛下无德无福，而居天位，甚有残暴之道也！”帝拂袖而起，张文蔚目视苏循，循纵步向前，扯住昭宗袍，曰：“陛下肯与不肯，乞早一决！”帝战栗不能答。忽阶下王彦章之弟王彦龙，巢将七人葛从周、尚让、齐克让等，各带剑上殿，又见殿阶之下，环甲持戈数百人，皆兵士也。

帝乃流涕出血，叹曰：“祖宗天下，何期今日废之，朕九泉之下，何面目见先帝乎？”泣告群臣曰：“朕天下愿禅与梁王，幸留残喘，以度天年。”贻矩曰：“臣等安有负陛下，事已至此，可急草诏，以安众心。”帝乃令杨涉草诏，愿禅国于梁。诏曰：

制曰：伏以生人以来，树之司牧，眷命所瞩，谓之大宝。历数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让而兴，虞夏汤武，兼济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后之创业，咸取



则焉！朕今在位二年，遭天下荡覆，赖祖宗之灵，得梁王竭诚尽力，率先锋鏖，今仰瞻期运已去，天命有适，逊位而禅于梁。今莅倍臣，献上国玺，追则尧典，禅位于朱全忠，梁王无致辞焉！钦此。

是日，百官赍丹诏并玉玺，至梁王宫献纳，朱温便欲受之。李英曰：“不可！大王不可轻易，虽然诏玺已至，可令昭宗亲捧玺绶，以禅天下于大王，可以绝人议论篡逆之言也！”温大喜，令谢兰捧玺还宫。帝曰：“此事若何？”李英曰：“陛下亲自送去！明白禅位，则陛下子孙，世世蒙梁恩矣！”帝到此时，不容不行，亲自送去。只得亲捧国玺至梁王大殿，授与梁王去了。然后披公服于群臣班首，称臣再拜。王彦章并巢将葛从周等，各掣剑在手，布列左右，大小文武，及昭宗皆北面山呼。于是同声其口，齐呼万岁。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丽泉诗云：

当日朱温强并李，欺凌唐室若婴孩。
谁知天地无私曲，不久依然换主来。

卓吾子评：昭宗不听忠良之谏，遂致捧国玺禅于朱温，抑一保驾凌主，深可痛惜！

……

……